

双语译林

插图本

园丁集

[印度] 泰戈尔 著 冰心 译

Rabindranath Tagore

译林出版社

The Gardener

Is it then true that the dewdrops fall from the eyes of night when I am seen, and the morning light is glad when it awakes in a body round?

The Gardener



园丁集

泰戈尔 著 冰心 译

Rabindranath Tagore

译林出版社

Is it then true that the dewdrops fall from the eyes of night when I am seen, and the morning light is glad when it wraps my body roun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园丁集 / (印) 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著; 冰心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3
书名原文: The Gardener
ISBN 978-7-5447-6803-0

I. ①园… II. ①泰… ②冰… III. ①诗集—印度—现代
IV. ①I3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11542 号

书 名	园丁集
作 者	[印度]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译 者	冰 心
责任编辑	田 智 许 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 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4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803-0
定 价	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Because of his profoundly sensitive, fresh and beautiful verse, by which, with consummate skill, he has made his poetic thought, expressed in his own English words, a part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est.

— www.nobelprize.org

他用英语，炉火纯青地表达如诗的思绪，以至为敏感、清新和美丽的诗文，进入西方文学的殿堂。

——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泰戈尔更是一个“孩子的天使”。他的诗正如这个天真烂漫的天使的脸；看着他，就能知道一切事物的意义，就感得和平，感得安慰，并且知道真相爱。

—— 郑振铎

■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Bengali poet, short-story writer, song composer, playwright, essayist, and painter who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13. He was highly influential in introducing the best of Indian culture to the West and vice versa, and he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outstanding creative artist of modern India.

—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

孟加拉诗人，短篇小说作家，作曲家，剧作家，散文家，画家，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深刻影响了印度与西方优秀文化的交流融通，被奉为杰出的现代印度艺术大师。

——《大英百科全书》

■
双语译林：

《飞鸟集》（*Stray Birds*）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著 陆晋德译

《吉檀迦利》（*Gitanjali*）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著 冰心译

《园丁集》（*The Gardener*）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著 冰心译

《先知》（*The Prophet*）

纪·哈·纪伯伦著 冰心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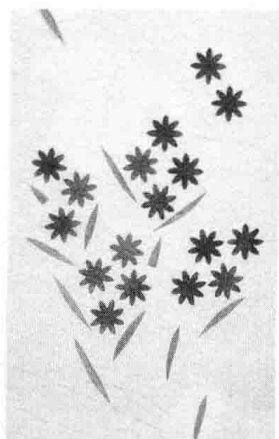
《沙与沫》（*Sand and Foam*）

纪·哈·纪伯伦著 冰心译

■
责任编辑：田智 许昆 装帧设计：侯海屏



Rabindranath Tagore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1861—1941



目 录

Contents

七叶树下	001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003
纸船——寄母亲	004
纸船	005
译书之我见	006
园丁集	011
园丁集	012
风掣旗帜 流苏动荡	199
访华演讲词	201
泰戈尔	203
在中国的生日	210
给志摩	212

星野道子著 李真译



The Poets

七叶树下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冰心

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当我越过“无限之生”的一条界线——生——的时候，你也已经越过了这条界线，为人类放了无限的光明了。

只是我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你——

在去年秋风萧瑟、月明星稀的一个晚上，一本书无意中将你介绍给我，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地觉得澄澈……凄美。

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这时我把笔深宵，追写了这篇赞叹感谢的文字，只不过倾吐我的心思，何尝求你知道！

然而我们既在“梵”中合一了，我也写了，你也看见了。

一九二〇年八月三十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9月《燕大季刊》第1卷第3期，署名：网名，后收入诗、散文集《闲情》）

纸船——寄母亲

冰心

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
总是留着——留着，
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纸船

泰戈尔

郑振铎 译

我每天把纸船放在急流的溪中。

我用大黑字写上我的名字和我住的村名在纸船上。

我希望住在异地的人会得到纸船，知道我是谁。

我把园中长的秀丽花栽在我的小船上，希望这些黎明开的花能在夜里平平安安地带到岸上。

我投我的纸船到水里，仰望天空，看见小朵的云正张着满鼓着风的白帆。

我不知道天上有我的什么游伴把这些船放下来同我的船比赛！

夜来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的星光下缓缓地浮泛前去。

睡仙坐在船里，带着满载梦的篮子。

译书之我见

冰心

我对于翻译书籍一方面，是没有什么经验的；然而我在杂志和报纸上面，常常理会得在翻译的文字里头，有我个人觉得不满意的地方，因此要摘举它们的缺点，记在下面：

（一）在外国文字里面，有许多的名词和字眼，是不容易翻译的，不容易寻得适宜的中国字眼和名词去代表的；因此那译者便索性不译，仍旧把原字夹在行间字里。

我们为什么要译书？简单浅近的说一句，就是为供给那些不认得外国文字的人，可以阅看诵读；所以既然翻译出来了，最好能使它通俗。现在我们中国，教育还没有普及，认得字的人，比较的已经是很少的了，认得外国文字的人，是更不用说的。这样，译本上行间字里，一夹着外国字，那意思便不连贯，不明了，实在是打断了阅者的兴头和锐气；或者因为一两个字贻误全篇，便抛书不看了。如此看来，还只有认得外国文字的人，才可以得那译本的益处，岂不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吗？所以我想最好就是译者对于难译的名词、字眼，能以因时制宜，参看上下文的意思取那最相近的中国字眼名词，翻译出来。若是嫌它词不达意，尽可用括号将原字圈起来，附在下面，以备参考。至于人名地名，因为译者言人人殊，有时反足致人误会，似乎还是仍其本真妥当些。

（二）翻译的文字里面，有时太过地参以己意，或引用中国

成语——这点多半是小说里居多——使阅者对于书籍，没有了信任。例如：

“……吾恐铜山东崩，洛钟西应……”

“……‘父亲，请念这蜡烛上的字。’孙先生欣然念道：‘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是不是取‘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意思呢？……”像这一类的还多——我常常疑惑，那原本上叙述这事或这句话的时候，是怎样转接下去的。这“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分明是中国成语，寿烛上刻着“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分明是中国的习惯，而且译者又这样的用法，自然是译者杜撰的了。类推其余的，也必是有许多窜易的地方。这样，使阅者对于译本，根本上不信任起来，这原没有苛求的价值。然而译者对于著者未免太不负责任了，而且在艺术的“真”和“美”上，是很有关系的，似乎还是不用为好。

(三) 有时译笔太直截了。

西国的文法，和中国文法不同；太直译了，往往语气颠倒，意思也不明了。为图阅者的方便起见，不妨稍为地上下挪动一点。例如：

“……这时他没有别的思想，除了恐怖忧郁以外……”假如调动一番，使它成为：

“……他这时除了恐怖忧郁以外，没有别的思想。……”或者更为妥当一些。

还有一件事，虽然与译书无关，但也不妨附此说说；就是在“非翻译”的文字里面，也有时在引用西籍的文字，或是外人的言论的时候，便在“某国的某某曾说过”之下，洋洋洒洒地抄了一大篇西文，后面并不加以注释。或是在一句之中，夹上一个外国字，或是文字之间，故意语气颠倒。

对于第一条，写一大篇外国字的办法，我没有工夫去重抄，总之是极其多见就是了。

第二条例如：

“……既然有 Right 就应当有 duty……”

“……Oh! my dear friend!你们要……”

“……都彼此用真情相见，便用不着 Mask 了。……”

第三条例如：

“……‘花儿!——花儿!’半开的大门台阶上一个老女人喊道。……”

“……‘你的东西忘下了，’他一路追一路嚷……”

像这一类——二，三条——的更多了。

前些日子，有一位朋友和我谈到这件事。他说：“我真不明白作这文章的人，是什么意思。若是因为这几个字，不容易拿中国字去代替，只得仍用它夹在句子里，这样，十分热心要明白了解这句话的人，不免要去查字典，或是要请教别人，作者何不先自己用一番工夫，却使阅者费这些手续?何况 Right 原可翻作‘权利’，duty 原可翻作‘义务’，mask 原可翻作‘假面具’呢。作者如要卖弄英文，何不就做一篇英文论说，偏要在一大篇汉文论说里，嵌上这小小的一两个字呢?不过只显得他的英文程度，还是极其肤浅就是了。”——他所说的话，未免过激，我不敢附和。然而这样的章法，确有不妥的地方，平心而论，总是作者不经意，不留心，才有这样的缺点——平常对同学或朋友谈话的时候，彼此都懂得外国文字，随便谈惯了。作文的时候，也不知不觉的，便用在文字里。在作者一方面，是毫无轻重的。然而我们在大庭广众之间，有时同乡遇见了，为着多数人的缘故，尚且不肯用乡音谈话。何况书籍是不胫而走的，更应当为多数人着想了。盼望以后的作者，对于这点，要格外注

意才好。

引用外国书籍上的文字，或是名人的言语的时候，也更是如此，否则要弄出“言者淳淳，听者藐藐”的笑柄，白占了篇幅，却不发生效力，时间和空间上，都未免太不经济了。何况引用的话，都是极吃力又精彩的呢。

有时全篇文字，句句语气颠倒，看去好像是翻译的文字。这原是随作者的便，不过以我个人看去，似乎可以不必！

归总说一句，就是译书或著书的宗旨，决不是为自己阅读，也决不是为已经懂得这书的人的阅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译者和作者如处处为阅者着想，就可以免去这些缺点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1920年9月《燕大季刊》第1卷第3期，署名：谢婉莹。）

